

小说

哦,那个雨天

■杨莹

又是一个雨天,虽然不是阳春三月,但雨丝却在清凉之中夹杂着一些牛毛花针似的飘飘洒洒,为秋的到来增添些许清凉的情调。

放学了,追随着时光老人的脚步,洁端着餐具去餐厅吃饭。回来,洁路过学生餐厅门口。冷不防的一声“老师”,打断了此时此刻洁正在神游的思绪。

随着这一声清脆而细气的喊声,洁回头,只见班里两个女生从餐厅门口飞奔到她这边来,一人手中举着一把小花伞。俩人几乎同时跑到洁身边,将伞不高不低上举,罩住了洁头上的细雨,而她俩则依偎在洁的身边,一左一右。斜视着依然下着的细雨,内心最柔弱的那份情感开始像这细密细密的雨丝一样,一圈一圈,一点一点地缠绕着洁的心头。

在这个雨天的下午,洁非但没有感受到秋的清涼,反而觉得那层层被雨丝缠绕的温馨一点点增加,这感觉变成一层层的光暈,渐渐俘虏了她的身心,令心境在刹那间如此清澈、纯净!

因为此前洁惟一的一把伞让有病请假的孩子带走,而且那天恰巧也逢天降雨丝不止。如今,也是如此雨天,担心别人淋雨的人已不再是洁,而是转换成了洁亲爱的学生。

今天,在雨中行走的感觉赐予洁空前的美丽。

她们还没有吃饭吧?或许她们还没来得及及买饭,突然间见到淋雨的老师从眼前经过。或者她俩已经吃过饭了,碰巧在门口遇见老师的吧?种种的猜测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彼此的心交融在了一起。没有一声问询和感谢的话语,就这样在雨丝的陪伴下,在雨伞的照应下,在孩子们一左一右的依偎下,洁的心在细密的雨丝缠绕下,被一种东西包围着,感化着。

哦,曾经的那个雨天!洁回忆着,思考着。

今日,又逢这样的雨天……洁幸福着,感动着。

小说

人各有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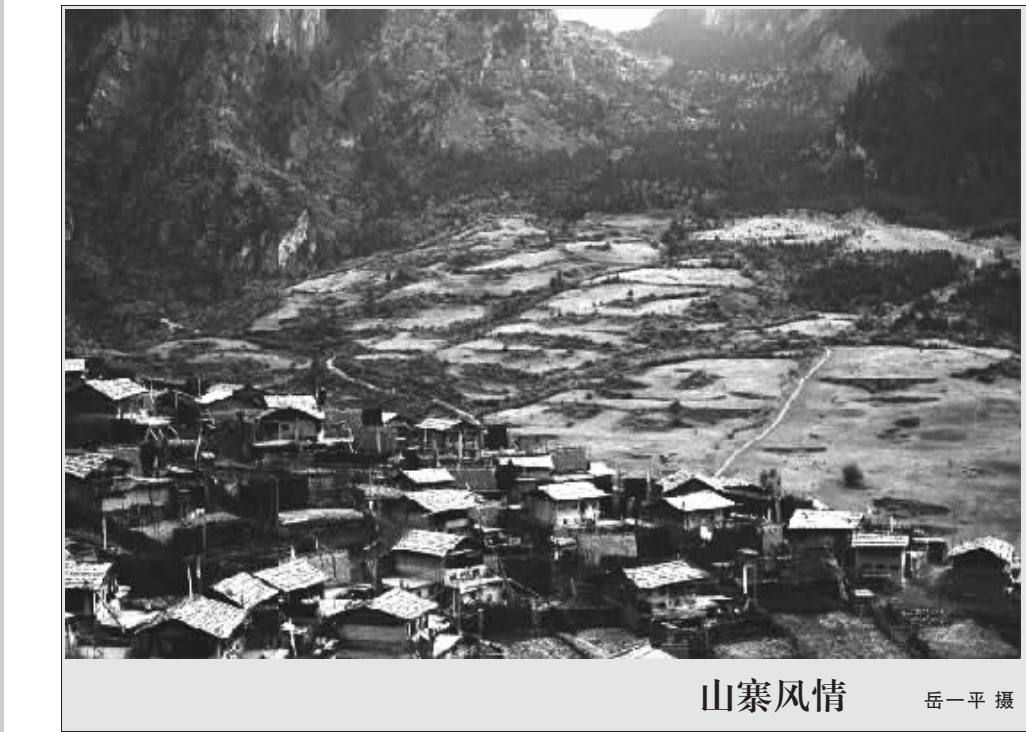
■王伟

小魏原来在镇一中教学,教的是毕业班语文。小魏的课讲得非常好。小魏还爱好写作,经常有一些文学作品发表在省市报刊上。

镇里由于缺少写通讯报道的人,决定从学校借调一位会写文章的教师,于是,有人推荐让小魏去。小魏开始不愿意去,有同事就劝他,在镇里写东西经常接触领导,将来办个事比较容易,并且在镇里工作比教学清闲,还可以有大量的闲时间看书写作。

小魏觉得大家的话有道理,就同意到镇里工作。

小魏以为到镇里只是写一些



山寨风情

岳一平 摄

■小说

良局长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,因为他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。退下来多好啊,不用再为工作中的繁忙而操心了,不用再为单位里的勾心斗角而疲惫不堪了。

说良局长可以松一口气了,只是大家的观点。良局长可不是这么认为的,因为他还有一项重要的事情没有办完。十几年来,这件事一直悬在他的心头,让他坐卧不安,只是人在其位,没有时间办也没有心思办。如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,他总算有充分的时间处理这件事了。

恰巧几天前,儿子打来电话说,他在省城买了一套复式楼,地理位置不错,还是托熟人买的,价格比市面便宜不少。买这里房子的人比较多,房源又紧张,开发商因此要求房款必须一个月内一次性交清。省城里有钱人多的是,没几天工夫,大家的钱就交得差不多了,剩下没交钱的也就寥寥几个。良局长的儿子打电话说,这里的房子升值空间很大,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,想让良局长尽快支援一下,越快越好。

儿子在省城打拼十几年了,以前,儿子的住房条件差,每次良局长和老婆到省城,都感觉不方便。为儿子买一套像样的房子也就成了良局长的心事。良局长不是不想帮儿子,只是用省吃俭用的工资在省城买房,根本起不到决定性作用。良局长知道省城的房价贵得很,再说儿子买房缺的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良局长常常站在阳台上,望着街上车水马龙、人来人往,感叹自己何时才能松一口气啊!

怎样才能凑够这么多钱呢?良

局长脑海里灵光一闪,想起一件事来。

都是 20 年前的事了,那时候良局长还在县里当副县长。当副县长期间,他曾帮老陈干了一件大事。说是大事其实也简单,当时老良不过给老陈批了俩字——“同意”。可别小看这俩字,没有这俩字,老陈跑上仨月也不一定办事。

不过,老陈这人很仗义,他知道办这件事老良是冒着一定政治风险的。事成之后的一天晚上,老陈神秘兮兮地来到老良家。寒暄一阵子后,老陈见就老良一个人在家,从怀里掏出一个木匣子,轻声说:“老领导,这里面是一个稀世的汉代佛像,放个十年八年……”老陈临走时,再三安排老良,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,切记切记!说完,老陈起身告辞。

可能是仍然不放心,老陈走了一阵子后,又折回老良家,有点担心地唠叨开来:“老领导,记住了,这东西老值钱了,千万别给任何人说啊!”老陈听了老良承诺不告诉任何人的话后,才放心地走了。老陈走后,老良打开匣子一看,果然,这汉代佛像栩栩如生,甚是精美。那时候人们对文物也不太重视,再说老良也不懂这文物值多少钱,就若无其事地放

进了抽屉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,后来,老良调到市里任局长了。也不知从啥时候起,全国掀起一阵文物热。老良所在的这个小城历史悠久,贵重文物较多,一时间盗墓成风。为此,市里开展了专项斗争,打击非法文私挖掘、贩卖、走私,并设重金奖励举报有功人员。于是,老陈送来的这个汉代佛像,引起了良局长高度重视。

老陈送给自己的这个汉代佛像怎么来的呢?良局长知道,20 年前,老陈在文化部门是搞文物工作的,那时候,老陈经常带着工作队下乡,挖挖这捣捣那的。那年月,老百姓对文物知识根本不懂,就是好东西放到眼前,也不知道其中的价值。是不是当时老陈钻了这个空子,把文物收上来后没有交公?还是……良局长陷入了深思。如今,全市反腐倡廉工作抓得很紧,对于老陈送给自己的汉代佛像,良局长充满了矛盾。

良局长查阅了大量资料得知,像这样稀罕的汉代佛像市面上少则值七八十万,多则上百万啊!万一让别人告了,因受贿被撤职不说,那还不面临着一场灾难?十几年来,良局长似乎每天都不敢松一口气。这个佛像,良局长隐藏得严严实实,甚至

学校时每年发表 20 多篇稿子的数量相比了。

小魏这一年跟着贾秘书,应酬多了,饭局多了;酒量增了,肚皮厚了,还学会了抽烟。贾秘书曾多次教导他,写文章的人哪有不抽烟、喝酒的?

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,小魏面对眼前一大堆公文材料,再想想自己倾心的文学爱好,有种很闷郁的失落感。他不想在镇政府这样呆下去了。但是,真正让小魏决心离开镇政府的原因,是一次镇长跟贾秘书的对话。

那天,小魏经过镇长办公室的

时候,听到镇长夸赞小魏的材料写得不错。贾秘书却说,小魏的材料写得其实比较稚嫩,每篇材料都是经过他指导和修改的。

小魏终于明白为什么每篇写好的材料,都是先交给贾秘书,然后由贾秘书再转交给镇领导了。其实,小魏心里清楚,不管那篇材料,贾秘书从来没有指导和修改过。

小魏找理由离开了镇政府,又回到学校,重新开始他的教学生涯和写作爱好。

在繁重的教学之余,小魏勤奋写作,一年后,他出版了一本书,并且加入了省作家协会。

而此时的贾秘书也被提拔为副镇长,调到另一个乡镇工作。临上任时,贾副镇长还专程请小魏喝了一次酒。

那天,两人都喝高了。贾副镇长问小魏:在镇政府干得好好的,为啥突然就走了?小魏长叹道:人各有志啊!

周口咏叹

■王振喜

昔有周家埠口称，
水路漕运连金陵。
沙颍河畔繁华现，
舟船往来有帆影。
万商云集歌升平，
迁客骚人吟诵声。
盛世重开今昔比，
最是物阜民也丰。

西江月

麦收变迁

■林学富

镰刀长铲收割，
石碾木锨打场。
割抢拉碾趁风扬，
来往一月还忙。

农业机械登场，
老式农具不香。
收脱烘运样样强，
三五天全归仓。

年了。咋说也不能才值 200 元钱啊。这样吧,良局长,你要不见外,我出 500 块钱得了……”

这两个数目和良局长的愿望相差实在太远啊!这时,良局长脸色已经煞白,但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失态。

良局长无奈地摇摇头,将话题扯往别处。聊了一会儿,老张和老李也知趣地退出。

两人走后,良局长冷笑道:“哼,不识货!还想要我呢!”

第二天,良局长就赶赴省城,找到了自己多年的老朋友——文物界资深专家刘教授。说明来意后,刘教授打开了密封严实的藏宝匣子。良局长急切地问这个汉代佛像到底值多少钱,并希望教授能帮助找个识货的买家。刘教授将那个佛像仔细把玩了好长时间,最后说,老朋友,这是个好东西,这个玩意真是绝了,你先回去,我两天后给你个信儿。

良局长回到家的第二天中午,正当他忍受着焦急等待的煎熬时,刘教授打来了电话。因为是老朋友,刘教授说话直截了当:“伙计,你要是真想出手,就不要犹豫了,快点将佛像卖给出价 500 的……趁那人现在愿出这个价,快点出手,要是晚了,就不好说了……”底下刘教授说了些什么,良局长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

次日清晨,良局长将珍藏了 20 年的那个佛像当作装饰品摆在了客厅。这个佛像,终于可以重见天日了。良局长,也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。

连爱人、儿子都没敢对他们说。庆幸的是,这几年一直风平浪静,没有任何“东窗事发”的迹象。现在,自己退休了,儿子要买房,这个“烫手山芋”该是出手的时候了。

一天晚上,良局长趁爱人上街遛狗的空当,打电话请来了两位本市文物界专家老张和老李。简单寒暄后,良局长将他俩请进自己的书房,关上门,然后煞有其事地说,本人 20 年前花重金买了一个汉代佛像,收藏这么多年,想让各位给估估价。将来如果卖个好价钱,我良某人也不会知恩不报……说完,良局长打开抽屉掏出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那个装有佛像的匣子。

打开匣子后,来人端详了许久。一会儿,老张首先皱着眉头发话了:“良局长,当初你是花多少钱买的?我怀疑你上当了,这是个仿制品。就算按现在的市面价也就值 200 块钱。你也知道,真品和仿制品价钱的差别……”老张话没说完,良局长就哈哈一笑,连说,不可能不可能,他甚至怀疑老张是不是在诈自己。

良局长镇静了一下,他希望老李能说句公道话。

这时,老李“否定”了老张的说法:“这个佛像良局长都收藏这么多